

ORPHEUS
EMERGED

人民文学出版社

俄耳甫斯诞生

JACK KEROUAC

「美国」杰克·凯鲁亚克 著

陈珊 译



ORPHEUS
EMERGED

俄耳甫斯诞生

JACK KEROUAC

「美国」杰克·凯鲁亚克 著

陈珊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2-5695

Jack Kerouac

ORPHEUS EMERGED

ORPHEUS EMERGED by Jack Kerouac, introduction by Robert Creeley

Copyright © The Estate of Stella Kerouac 2000

John Sampas, Literary representative, Introduction by Robert Creel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RA SILVERBERG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耳甫斯诞生/(美)凯鲁亚克著;陈珊译. —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500-1

I. ①俄… II. ①凯…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3110 号

特约策划:彭 伦 仲召明

责任编辑:马爱农

封面设计:韩 捷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84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4.5

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00-1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杰克·凯鲁亚克一九六九年去世以后，他的遗孀斯德拉私藏着他的大量文档。自她一九九〇年去世后，遗嘱执行人约翰·桑帕斯与出版商及学者合作，使凯鲁亚克未发表的作品得以与读者相见。企鹅维京出版了《便携凯鲁亚克》、《信件选》（两卷）、《布鲁斯之书》、《达摩点滴》，《灌木丛之巅：早期短篇小说及其他作品》，还有乔伊斯·约翰逊和凯鲁亚克的往来书信《门户大开：书信里的垮掉情事（一九五七——一九五八）》。

这本寓言似的小说《俄耳甫斯诞生》完成于一九四五年，那时，二十三岁的作者仍然署名为“约翰·凯鲁亚克”，正孜孜于寻找表达一代人精神的声音。

写这本小说的时候，凯鲁亚克刚刚结识了艾伦·金斯伯格、威廉·巴勒斯、卢西恩·卡尔以及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或者泛哥大圈子的一些人。这些新朋友形成了“垮掉的一代”作家群核心，《俄耳甫斯诞生》里的人物身上有他们的影子，这本书处处提及凯鲁亚

克当时阅读的书籍、接触到的音乐和艺术以及他所探索的观念。

《俄耳甫斯诞生》的场景设置在一所城市大学内外，描述了一群鲜活的、求索的波西米亚知识分子，他们的痴迷、激情、矛盾和梦想。这本书本质上是一部短小的影射小说^①、一个艺术家的画像：被艺术与生活分裂的一个年轻人——阐明他对爱、工作、艺术、痛苦和狂喜的观点。

^① 原文为法语。

想起杰克

——序

罗伯特·克里莱^①

是金斯伯格介绍我们认识的——不知这样来描述一九五六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发生在旧金山的事是否妥当。那时我第一次去旧金山，刚待了几个星期。我碰到艾伦是因为他和我的诗人朋友埃德·多恩都在市场街的灰狗汽车站工作。所以艾伦来多恩的公寓，我住那里——确切点说我是在那儿蹭觉——夜里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说话，直到埃德下班回来。没过多久艾伦告诉我们杰克·凯鲁亚克的船很快就要在旧金山靠岸，问我们第二天晚上去不去“地方”——一间位于北海岸的老“黑山人”开的酒吧。他下班后要去那里见杰克。那时，杰克只出版了一本小说，就是《镇与城》。那本书最终可能影响甚微，对我们或者对世界来说。令我们无比崇敬的是那些

^① 罗伯特·克里莱 (1926—2005)，美国诗人、作家，与“黑山派”联系紧密。

还没有出版的——伟大的一泻千里的叙事，名副其实的“自发性散文”之河。读过那些作品的人很少，可声名已不胫而走。他是让人震撼的作家，试图让一千页纸动起来，其中唯一外在的动态是窗户外面霓虹灯的明灭，就在街对面的杂货店上方。于是我们去了那间酒吧，希望见到那位年轻的小说家，至少对我们来说他已经是传奇了。

我记得，酒吧空间不大，一个年轻人独自坐在较远的角落，通向洗手间的墙角左边，那里侧墙与后壁相接。没有引人注目的光打在他身上，但现在想起来，他当时那么卓尔不群，非常安静地喝酒。某个时刻他一定发现我在看他，于是他也看我——他的眼睛蓝得引人注目，热烈，非常特别。我还不知道他就是杰克，直到艾伦进来看见我们，问杰克来了没有，然后他看见那位年轻人，说：“他在那里！”我们走过去，发现他看起来很安静的真实原因是他完全喝醉了，所以那晚我们算不上认识了，我只是帮忙扶着他越过海湾，把他放到伯克利的一张床上。

然而我了解那样喝酒是怎么回事。我在新英格兰的农场长大，离杰克的家乡洛厄尔不远——东边约十五英里。对我们来说，洛厄尔是个大城市，跟华尔顿那样的地方差不多。波士顿是个绚丽夺目的大都市，几乎超越我们的想象。我母亲每年都去洛厄尔的好商佳给我买复活节的全套用品。三号公路往北朝新罕布什尔和波士顿延

伸，要经过那里，缅甸铁路是一样的路线，也是沿梅里马克河铺设。时事艰难，喝酒，似乎缓解了人们的困惑，很容易让种种难以言说的感受安分下来，让人在周围环境的逐渐模糊中感觉到一种不熟悉的舒适。不管怎样，喝酒是把日子过下去的方法，是性的欢愉——尽管醉酒在这方面如何起到作用是很难彻底弄明白的——或者是各种社交场合而不是自我时空的伴侣。“好伙计，幸会！”可能很快就变成“把那个杂碎扔出去！”——可是到那个时候，你已经什么都听不到了。

因此，在这部令人心酸的初试啼声的小说中，男人们在写作和谈话时所做的事情，就是喝酒——另外还有女人，作为氛围，甚至作为灵感源泉和陪伴，可总是与看似真实的交流隔着明显的距离，从而成为客体。如果她们真的介入事件，则总是争夺权利般地苦脸嘲讽和错位扭曲。例如，玛丽是安东尼本分的妻子，可是安东尼却被定位成一个没种的人。当玛丽离开，跟迈克尔“外遇”时，她是三个人中最坚实的。她还抽烟！

迈克尔跟在她身后进入卧室。安东尼睡得正酣，嘴唇上有一丝笑意。

“真是个大宝宝！”迈克尔轻声感叹。玛丽转向他，几乎就要微笑，却又严肃地说：“你以为你是谁？”

“我不是宝宝。”

“嗯？”

玛丽拉低窗户玻璃，理一理安东尼的毯子，示意迈克尔出去，并轻轻关上门。她去书桌抽屉里拿出一支香烟，点燃。

杰克的日记为《俄耳甫斯诞生》提供了有趣的参考——《半开玩笑》，这是当时的书名——日期是“一九四四年一月”。此外，正如《象征之书》（一九四五年二月）所表明的，他显然是传承百家，将他的想法和作品置入广大的象征模式：“萨洛扬时期”，“乔伊斯时期”，“伍尔夫时期”，“尼采（新兰波）时期”，“后尼采时期（叶芝时期）”——《俄耳甫斯诞生》就在这个时期——“斯宾格勒时期”，“美国时期（多斯·帕索斯）”，最后是“后神经病时期”，非常恰当。这对他没有伤害，正如他们所说，虽然他那时还不到二十二岁（他出生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可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他全力从书籍中汲取营养，除此以外，没有人告诉他怎么写作。他那样的人，无法以传统定义，没有社会习性支撑。他在前行途中极好地弥补了这一切，他只是意志澎湃，要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全面的作家、伟大的作家。当他终生的朋友和兄长威廉·巴勒斯被问及对凯鲁亚克的感觉时，他强调说，百分之百的，他是位作家。

然后他写作，那是他写作生涯的开端，不管结果怎样，他的动作本身便让人着迷：他安排小说人物间的互动，预言后面大量作品的主要“故事”。比如，对我来说，艾伦·金斯伯格似乎是小说中的“利奥”。还有谁会问那些迷人的问题？可是一种生活的想象就是这样产生的，生活和艺术必须找到一种可行的伴侣关系，男人之间的关系，男人和男人以外的“他者”——女人的关系，一定会无止境地排演——所有这些都是他自己生活中的问题，被一本又一本作品所记载。

“艺术是生活真正的唯一的孪生兄弟。”我们的同伴、诗人查尔斯·奥尔森写下上面这句话，也是在那几年间。他住在格洛斯特，据说是“投射诗”的发明者，正如杰克被认为是“自发式散文”的发明者。事实上，他们各自的追随者对于谁最能代表“垮掉的一代”甚至差点展开论战。尽管奥尔森一九五七年九月写信给杰克，承认他的诗人力量，但杰克一直没想过要同他见面——直到杰克回到洛厄尔生活之后——那时奥尔森回到格洛斯特，住在一户渔民家的楼上。一个星期天，杰克老婆斯德拉·桑帕斯的两个兄弟开车送他去离洛厄尔不远的格洛斯特见奥尔森。他们在车上等，杰克进屋。与此同时，那天的《波士顿环球报》发表了杰克一本小说的书评——我现在记不起是哪一本——对小说给予了坚定的认可。奥尔森将那份报纸一页一页地铺在屋外面的木梯子上，一直通到他的

房间，这样杰克便可以像帝王一样走上去。

在美国，一个人必须要找到自己的方式，一步一步艰难前行。任何时候，都有太多东西要学，太多东西要丢弃，太多东西要参与和对抗。对于年轻男女来说，似乎经常发生的事是：不管他们期待的是是什么，他们想最终进入的世界已经向他们关上大门。这是不是就是被教育、被养育、被视为存在的意义所在？凯鲁亚克为什么不用他懂得的法语代替那些文学上的“巴黎”标签？因为他在学习，因为他年轻，因为他想融入。当然，我们知道，正如艾伦·金斯伯格经常提及的，几年后凯鲁亚克将发生蜕变，那就是一个人可以用与朋友说话的语气写东西。可现在他在纽约，从哥伦比亚大学辍学，正用尽全力去写作。

这一刻独一无二，无与伦比。

——纽约，水牛城

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目 录

前言 /001

想起杰克——序/罗伯特·克里莱 /001

俄耳甫斯诞生 /001

杰克·凯鲁亚克日记节选 /115

垮掉运动 /121

作者小传 /127

I

保罗站在书店里，面对一整架书。他每天同一时间来到这里，穿着旧鞋拖着脚步，用脏手指翻阅、钻研相同的二十本左右的书。尽管他的外表已经彻底破烂不堪——衣服寒碜，一束束打结的深色头发翘在衣领上——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搞得明亮的小书店烟雾弥漫，干净的地板上满是烟头，看来没人在意他。现在他每日的到来已被看作惯例。

尽管如此，有一两个店员，习惯谈论他每天看同样二十本左右的书的这个习惯。尼采全集、一部司汤达的长篇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尤利西斯》、《牛津英语诗歌》，以及其他这一类的书，他每天都焦躁不安地仔细阅读每一本，之后总是忧心忡忡皱着眉头走开。

那是初春美好的一天……事实上，是春至前夜——保罗正在研读肯尼思·帕琴的《阿尔比恩月光笔记》，被利奥打断。利奥是大学生，瘦，深色头发，戴着蓝色角质架眼镜。丑陋的孩子气的利奥飞快穿过书店，拍打保罗的背。

“保罗！”他喊道，“听说你被炒鱿鱼了，是真的吗？”

保罗生气地抬头一瞥，看看是谁，然后注意力又回到书上。

“原来是真的！”利奥突然喊道，着急地向保罗靠过去。

保罗挥手让利奥退后。“别烦我，”他尖利地“啞”声呵斥，“这是我的事。别问细节。请闭嘴。”

面对这种答复，利奥笑笑，弯腰鞠躬表示敬意。他总是能够隐藏自己的感受。

“阿瑟在哪儿？”保罗随口问道。

“在教室，我也要去了。”

“我也去。”保罗说着，把书放回书架。他皱着眉头最后看了一眼书架便向街道走去。利奥跟在后面，耸耸肩，不太相信。

“你知道的，对吧，”他说，“教授开始不喜欢你坐在他的课堂上了。毕竟你不是正式注册的学生。”

“我知道，我知道，他顶多把我赶出教室。”

“嗯，那倒是。”

“走吧。”保罗带着利奥匆忙穿过街道，走在校园的草地上。他突然说道：“那些书！但愿我有时间把它们读完，或者读更多的书。今天早上，丢掉工作之后，我去了大学图书馆，你知道吗，那里有千万本书，我打心里觉得我应该去读！各种念头在我脑子里飞跑。我迫不及待！时间流逝如沙。啊……”他手一挥，问题烟消云散了。

利奥大笑。“你知道吗？”他说，“这大概是你第五次和我说

这个了。你总这样，谈论书和所有要学的东西，就像颠倒的浮士德。努力，保罗！穿过月光照耀的原野，寻找知识的黄金树。”

保罗差点嗤之以鼻。他手揣在兜里，匆忙地走着。尽管他走得匆忙，但看起来仍然像是某种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他穿得像流浪汉，一走起路来鞋底就有节奏地拍打；而且他又红又粗的大手像是农民的手，总是放在兜里，所以他是传统的游手好闲者与酒囊饭袋的形象。然而，校园里已经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了。

他两个月前到的，二月，“从路上来”，从北方来——在大学里租了间房，M大街一处公寓的地下室，类似半个煤仓的地方。他立即跟几个大学生混熟了，他们吸引了他，只是因为可以陪他去享用校园里各种各样的文化设施，例如图书馆、音乐馆藏、艺术工作室，并且让他可以得到坐在讲堂听想听的课的机会。这一切确实都非常神秘。有些人声称他不过是个乡下土包子，来到大城市和大学，没有足够的钱登记入学。可别的一些人在他身上看到老练世故和早年学养，对于别人认为他在玩某种精神错乱的伎俩这事他并不理会。

关于保罗，阿瑟有天曾这样对迈克尔——也是个游手好闲者，与情人住在学校——说：“保罗过去的某次经历让他像个疯子。他是个被人化了的魔鬼！真想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事。”

对此，言简意赅的迈克尔只是回答：“是的，我想也是。这一

定让你很感兴趣。可我受不了他。”“因为他和你太像了。”阿瑟立即说道。

“也许。”^①迈克尔回答，淡淡一笑，转身接着吃饭，那是他的情人莫琳给他放在工作桌上的。

利奥领保罗进入教室，跟过去两个月里那几次一样。除了阿瑟，其他学生没注意他，因为他们没人知道知道保罗不是注册入学的学生。阿瑟起身过来问候两个年轻人。

“保罗，”他说，“我希望今天没事，就跟上周一样，尽管我认为我们杰出的教授会爆发出来。今天的课，也许你有兴趣，会讲尼采的查拉图斯特。”

“奇怪，他还没有把你扔出去，”利奥插话道。他们在教室最后一排坐下来。“也许是他做事谨慎。”

“你确定今天的课讲什么？”保罗问阿瑟。

“是的！你将听到我的完全播报。这里有我的笔记。”

“你就跟平时一样让他伸长脖子瞧吧。”利奥大笑。

“我，对于我，还没有时间去规划什么特别的事情。”保罗忧愁地说。他开始用一只手的指甲清洁另一只手的指甲。“另外当然啦，要是可以，还是不说出来为好。我必须保持沉默去聆听。有一

① 原文为法语。

个限度……”

“昨晚，在他公寓，他写诗，不让我看。他几乎当我不存在！”保罗狡猾地笑着，“可是当然，可以想到他会这样。他怕我。”

“你们之前认识吗？”利奥问道。

“哦，是的。”

“可迈克尔不是这么说的。”

“是吗？”保罗露出天使般的微笑，几乎就要脸红了。“可以想到他会这样。”

“我不明白——”利奥刚要说什么，可就在这时，教授，浓眉的教授，已经夹着公文包进了教室。他嘴里叼着烟斗，烟斗里还没有放香烟。他在教室前方的讲桌旁停下来，戏剧般地插进一支香烟并用他那巨大招摇、装饰精美的打火机点燃。

“先生们，”他说，眼睛落到教室后面衣冠不整的保罗身上。

“早上好，”现在他结束寒暄，直接对着保罗说。后面的保罗淡淡地点头回应。

“今天的课，”教授继续，直接对着保罗说，语气中带着很大的讽刺，“我们讲尼采伟大的哲学诗歌《查拉图斯特如是说》。”

教室门打开了，出现另一位教授的头，他向讲台上的教授致意。“威廉，来一下。”